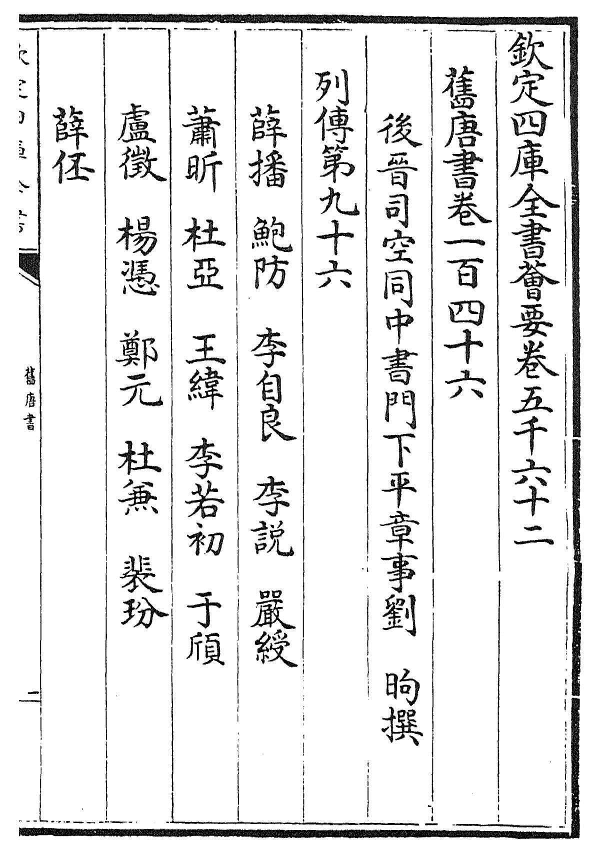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六

薛播　鮑防　李自良　李説　嚴綬

蕭昕　杜亞　王緯　李若初　于頎

盧徵　楊憑　鄭元　杜兼　裴玢

薛伾

薛播河中寶鼎人中書舍人文思曾孫也父元暉什邡令以播贈工部郎中播天寶中舉進士補校書郎累授萬年縣丞武功令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萬年令播温敏善與人交李栖筠常衮崔祐甫皆引擢之及祐甫輔政用為中書舍人出汝州刺史以公事貶泉州刺史尋除晉州刺史河南尹還尚書左丞轉禮部侍郎遇疾貞元三年卒贈禮部尚書初播伯父元暧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

經善屬文所為篇章時人多諷詠之元暧卒後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揔並早孤幼悉為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

鮑防襄州人幼孤貧篤志好學善屬文天寶末舉進士為浙東觀察使薛兼訓從事累至殿中侍御史入為職方員外郎改太原少尹正拜節度使入為御史大夫歴福建江西觀察使徵拜左散騎常侍扈從奉天除禮部

侍郎尋遷工部尚書致仕防歷洪福京兆皆有政聲唯總戎非所宜而謬執兵柄以太原革車胡騎雄雜而迴鶻深入寇防出拒戰為虜所敗為禮部侍郎時嘗遇知雜侍御史竇衆於通衢導騎不時引避僕人為衆所鞭及衆秉政遽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為俗吏所擯竟以憤終衆頗憫防而咎衆故衆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初禄山之亂自良從兖鄆節度使能元晧以戰功累授右衛率後從袁傪討袁晁陳莊賊積功至試殿中監隷浙江東道節度使薛兼訓兼訓移鎮太原自良從行授河東軍節度押衙兼訓卒鮑防代又事防為牙將會迴鶻入寇防令大將焦伯瑜杜榮國將兵擊之自良謂防曰迴鶻遠來求戰未可與争鋒但於歸路築二壘以兵守之堅壁不動虜求戰不得師老自旋俟其返旆即乘之縱不甚捷虜必狼狽矣二壘阨

其歸路策之上也防不從促伯瑜等逆戰遇虜於百井伯瑜等大敗而還由是稍知名馬燧代防為帥署奏自良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為軍候自良勤恪有謀燧深委信之建中年田悅叛燧與抱真東討自良常為河東大將摧鋒陷陣破田悅及討李懷光於河中自良專河東軍都將前後戰績居多燧之立功名由自良協輔之力也貞元三年從燧入朝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為軍帥物議多之乃授

右龍武大將軍德宗以河東密邇胡戎難於擇帥翌日
自良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為得禮然
北門之寄無易於卿即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在鎮
九年以簡儉守職軍民胥悅雖出身戎伍動必循法略
不以暴戾加人十一年五月卒於軍年六十三上甚嗟
惜之廢朝一日贈左僕射賻布帛米粟有差
李說淮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天寶中為御史中丞說

以門蔭歴仕累佐使幕馬燧為河陽三城太原節度皆辟為從事累轉御史郎官御史中丞太原少尹出為汾州刺史節度使李自良復奏為太原少尹檢校庶子兼中丞貞元十一年五月自良病凡六日而卒匿喪陽言病甚數日發喪先是都虞侯張瑶久在軍素得士心嘗請假還葬自良未許至是説與監軍王定遠謀乃給瑶假以大將毛朝陽代瑶然後遣使告自良病中使第五國珍自雲朔使還過太原聞自良病中使遲留信宿自

良卒國珍急馳至京先說使至乃下制以通王領河東節度大使以說為行軍司馬充節度留後北都副留守仍令國珍齎說官告及軍府將吏部内刺史等勑書三十餘通往太原宣賜軍中始定定遠恃立說之功頗恣縱橫軍政皆自專決仍請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也定遠既得印益暴將吏輒自補授說寢不歎遂成嫌隙是歲七月定遠署虞候田宏為列將以代彭令茵令茵不伏揚言曰超補列將非功不可宏有何功敢代予任

定遠聞而含怒名令茵斬之埋於馬糞之中家人請尸不與三軍皆怨説具以事聞德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説奏聞趨府謀殺説昇堂未坐抽刀刺説説走而獲免定遠馳至府門名集將吏於箱中陳勅牒官告二十餘軸示諸將曰有勅令李景略知留後遣説赴京公等皆有恩命指箱中示之諸將方拜抃大將馬良輔呼而麾衆曰箱中皆監軍舊官告非恩命也不可受但備急變爾定遠知事敗走登乾

陽樓召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隆城下槎枿
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大將高迪等同其謀
說皆斬之尋正拜河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說在鎮
六年初勤心吏職後遇疾言語行步蹇澁不能録軍府
之政悉監軍王之又為孔目吏宋季等欺誑軍政事多
隳紊如此累年十六年十月辛年六十一廢朝一日贈
左僕射是月制以河東節度行軍司馬鄭儋檢校工部
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等

使北都留守在任不朞年而卒

嚴綬蜀人曾祖方約利州司功祖挹之符離尉父丹殿中侍御史綬大歷中登進士第累佐使府貞元中由侍御史充宣歙團練副使深為其使劉贊委遇政事多所咨訪十二年贊卒綬掌宣歙留務傾府藏以進獻由是有恩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天下賓佐進獻自綬始也未幾河東節度使李說嬰疾事多曠弛行軍司馬鄭儋代綜軍政既而說卒因授儋河東節度使是時姑息四

方諸侯未嘗特命帥守物故即用行軍司馬為帥冀軍情厭伏儋既為帥德宗選朝士可以代儋為行軍司馬者因綬前日進獻上頗記之故命檢校司封郎中充河東行軍司馬不周歲儋卒遷綬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和元年楊惠琳叛於夏州劉闢叛於成都綬表請出師討伐綬悉選精甲付牙將李光顏兄弟光顏累立戰功蜀夏平加綬檢校尚書左僕

射尋拜司空進階金紫封扶風郡公綬在鎮九年以寛
惠為政士馬蕃息境内稱治四年入拜尚書右僕射綬
雖名家子為吏有方略然鋭於勢利不存名節人士以
此薄之嘗預百寮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
居兩班之首在方鎮時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
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是日為御史所劾綬待罪于
朝命釋之翌日責江朝降官一等尋出鎮荆南進封鄭
國公有溆州蠻首張伯靖者殺長吏據辰錦等州連九

洞以自固詔綬出兵討之綬遣部將李忠烈齎書曉諭
盡招降之九年吴元濟叛朝議加兵以綬有弘恕之稱
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
綬自帥師師壓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
賞士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
師徒萬餘閉壁而已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見上屢言綬
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歸尋檢
校司空久之進位太傅食封至三千戶長慶二年五月

卒年七十七詔贈太保綏材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為時所稱常以寛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稱士親睹為將相者凡九人其貴壽如此

蕭昕河南人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辭授陽武縣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再遷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館而禮之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

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祿山反所舉贊善大夫來瑱
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累遷憲部員外郎為副
元帥哥舒翰掌書記潼關敗間道入蜀遷司門郎中尋
兼安陸長史為河南等道都統判官遷中書舍人兼揚
府司馬佐軍仍舊入拜本官累遷秘書監代宗幸陜所
出武關詣行在轉國子祭酒大歷初持節弔迴鶻時迴
鶻恃功廷詰所曰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平定唐國
奈何市馬而失信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所答曰國家自

平寇難賞功無絲毫之遺況隣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爾助為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迴紇悔懼稽顙乞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塞矣是迴紇自絕非我失信迴紇慙退加禮以歸為常侍十二年朱泚之亂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亡竄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貞元初兼禮部尚書尋復知貢舉五年致仕七年卒于家年九十廢朝謚曰懿

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

代成敗之事至德初於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

其年杜鴻漸為河西節度辟為從事累授評事御史後

入朝歷工戶兵吏四部員外郎永泰末劒南叛亂鴻漸以

宰相出領山劒副元帥以亞及楊炎並為判官使還授

吏部郎中諫議大夫炎為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

亞自以才用合當柄任雖為諫議大夫而心不恱李栖

筠承恩衆望必為宰相亞厚結之元載得罪亞與劉晏

李涵等七人同鞫訊之載死之翌日亞遷給事中河北

宣慰使宰相常袞亦不悦亞歲餘出為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德宗初嗣位勵精求賢令中使召亞亞自揣必以宰輔見徵乃促程而進累路與人言議語及行宰相事方面或以公事諮祈亞皆納之既至帝徵知之不悦又奏對辭旨疎濶出為陜州觀察使兼轉運使尋遷河中晉絳等州防禦觀察使楊炎作相劉晏得罪亞坐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召拜刑部侍郎出為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使時承陳

少遊征稅煩重奢侈僭濫之後又新遭王紹亂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亞之至革剗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材當公輔之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招引賔客談論而已揚州官河塡淤漕輓堙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亞乃開拓疏啓公私悅賴而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亞

本書生奢縱如此朝廷亟聞之貞元五年以户部侍郎
竇覦為淮南節度代亟亟猶以舊望竇覦甚畏之改檢
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都防禦使
既病風尚建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内地為營田以資軍
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亟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
薦楊琠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内地堪耕食者先為
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亟計急乃取軍中雜錢
舉息與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

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還軍民家略盡無可輸稅人多艱食由是大致流散乃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政亞自此亦規求兼領河南尹事不果帝漸知虛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爲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既風疾漸深又患脚膝不任朝謁貞元十四年卒于家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

王緯字文卿太原人也祖景司門員外萊州刺史父之咸長安尉與昆弟之賁之渙皆善屬文之咸以緯貴故

累贈刺史緯舉明經又書判入等歴長安尉出佐使府授御史郎官入朝為金部員外郎劒南租庸使檢校司封郎中彭州刺史檢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川節度營田副使初大歴中路嗣恭為江西觀察使陷害判官李泌將誅之緯亦為路嗣恭判官説諭救解獲免貞元三年泌為相擢授緯給事中未數日又擢為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三歲加檢校工部尚書緯性勤儉

歷官清潔而傷於苛碎多用削刻之吏督察巡屬人不聊生貞元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太子少保李若初趙郡人貞觀中并州長史工部侍郎弘節之曾孫也祖道謙太府卿若初少孤貧初為轉運使劉晏下徵冗散職晏判官包佶重其勤幹以女妻之歷陳州太康令刺史李芃初蒞官若初獻計請收斂羨餘錢物交結權貴芃厚遇之累歲芃遷河陽三城使奏若初為從事軍中之事多以委之累授檢校郎中兼中丞懷州刺

史轉虢州刺史坐公事為觀察使劾奏免歸久之出為衢州刺史遷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團練使尋遷越州刺史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十四年秋代王緯為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都團練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善於吏道性嚴强力束斂下吏人甚畏服方整理鹽法頗有次敘貞元十五年遇疾卒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

于頔字休明河南人也父庭謂濟王府倉曹累贈尚書

左僕射頎少以吏事聞累授京兆府士曹爲尹史翽所
賞重翽出鎮襄漢奏爲御史充判官翽爲亂兵所殺頎
挺出收葬遺骸時人義之度支使第五琦署爲河東租
庸使累授鳳翔少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轉運租庸
糧料鹽鐵等使頎因奏移轉運汴州院於河陰以汴州
累遇兵亂散失錢帛故也元載爲諸道營田使又署爲
郎官令於東都汝州開置屯田歷户部侍郎秘書少監
京兆尹太府卿代杜濟爲京兆尹及爲大官好任機數

專侯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親
昵之而為政苛細無大體丁所生母憂罷及載得罪後
出為鄭州刺史遷河南尹以無政績代還時徵汾州刺
史劉暹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懼宰相盧
杞恐暹為御史大夫虧沮已之所建遽稱薦頎為御史
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從幸奉天改左散騎常侍歷左
千牛上將軍從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因入朝仆
地為金吾仗衛掖起改太子少師致仕貞元十五年卒

時年七十四
盧徵范陽人也家於鄭之中年少涉獵書記永泰中江
淮轉運使劉晏辟為從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
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户元琇亦晏之門人興元中為
户部侍郎判度支薦徵為京兆司録度支員外琇得罪
坐貶為信州長史遷信州刺史入為右司郎中驟遷給
事中户部侍郎竇叅深遇之方倚以自代貞元八年春
同州刺史闕叅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

間忝腹心也數歲轉華州刺史徵冀復入用深結託中貴厚遺之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貧每正至端午降誕所獻甚薄徵遂竭其財賦每有所進獻輒加常數人不堪命疾病卧理者數年貞元十六年卒時年六十四

楊憑字虛受弘農人舉進士累佐使府徵為監察御史不樂檢束遂求免累遷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禮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入為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憑工文辭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

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元和四年拜京兆尹為御史中丞李夷簡劾奏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勑付御史臺覆按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同鞫問臺中又捕得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於臺復命大理少卿胡珦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顗同推鞫之詔曰楊憑

頃在先朝委以藩鎮累更選用位列大官近者憲司奏劾暴揚前事計錢累萬曾不報聞蒙蔽之罪於何逃責又營建居室制度過差侈靡之風傷我儉德以其自尹京邑人頗懷之將議刑書是加愍惻宜從遐譴以誡百僚可守賀州臨賀縣尉同正仍馳驛發遣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踈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併興又廣蓄妓妾於永樂里之别宅時人大以為言夷簡乘衆議舉劾

前事且言脩營之借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吏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自貞元以來居方鎮者為德宗所姑息故窮極僭奢無所畏忌及憲宗即位以法制臨下吏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為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鄭元舉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貞元中為河中節度使杜確行軍司馬確卒遂繼為節度使入拜尚書左丞元和二年轉戸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三年春遷刑

部尚書兼京兆尹九月復判度支依前刑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元性嚴毅有威斷吏踐劇任時稱其能元和四
年以疾辭職守本官逾月卒
杜兼京兆人貞觀中宰相杜正倫五代孫舉進士累辟
諸府從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險豪侈矜氣屬貞元中
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
上情遂練卒脩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上聞乃恣凶威
録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

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
于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
兗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受戮
郡中股慄天下寃歎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語在藩事
中故兼所至人側目焉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郎中拜
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
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元和四年卒于官
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疎勒國王綽武德中來朝授鷹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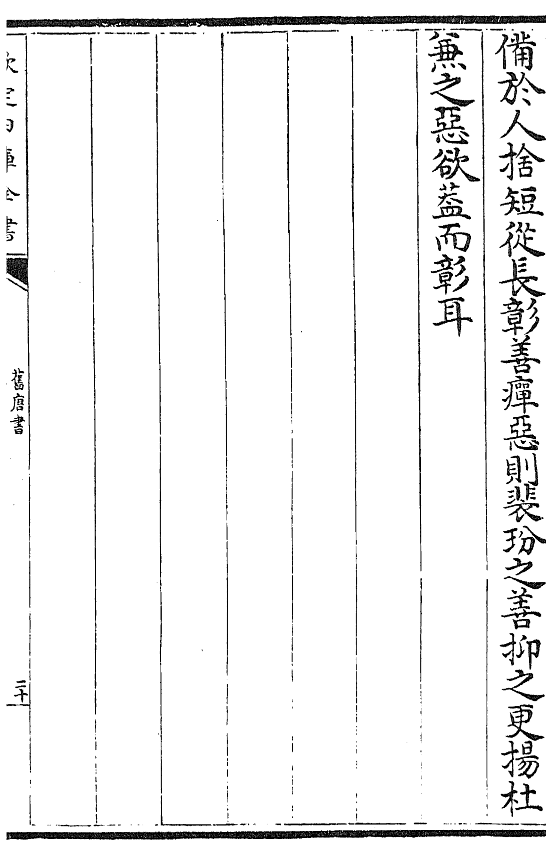
大將軍封天山郡公因留闕下遂為京兆人玢初為金吾將軍論惟明傔德宗幸奉天以戰功封忠義郡王惟明鎮鄜坊累署玢為都虞侯後節度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玢匿身不救火遲明而擒朝宗德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及行軍司馬崔輅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節度使以玢為坊州長史兼侍御史充行軍司馬明年公濟卒拜玢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節度觀察等使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

使玢歷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蔬食弊衣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三軍百姓安業近代將帥無比焉及綿疾辭位請歸長安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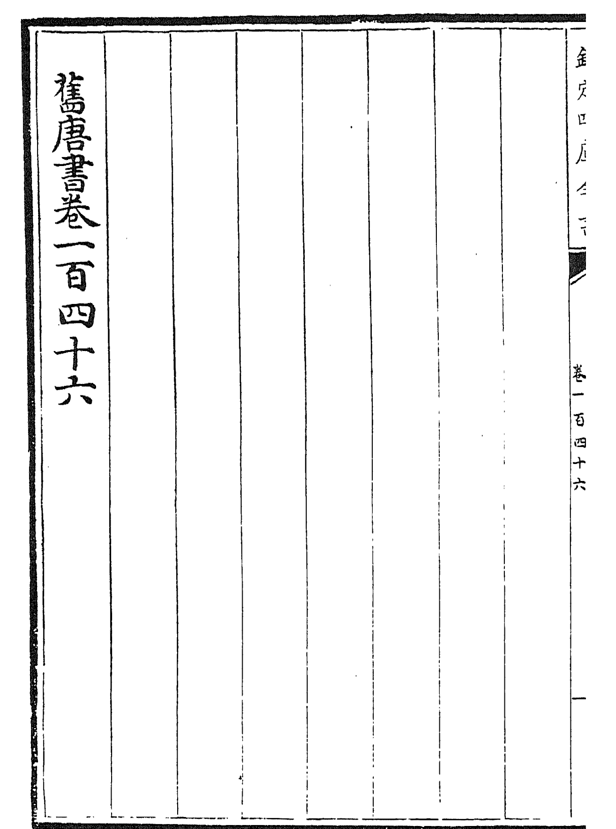
薛伾勝州刺史渙之子尚父汾陽王召置麾下著名於諸將間左僕射李揆使西蕃伾為將從役時賊泚之難昆夷赴義伾馳騎鄉道至于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使絕域者前後數四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

書兼將作監出為鄜坊觀察使元和八年卒于官贈潞州大都督

史臣曰薛播溫敏有文鮑防董戎無術李嚴太原之政可謂美矣蕭昕抱則哲之知杜亞懷非次之望王緯清潔而傷苛碎若初善理而性剛嚴于頎好任機權趨附勢利盧徵厚斂貨賄結託中人楊憑好奢鄭元有斷杜兼殺戮端士怙亂邀君裴玢發姦謀安民和衆而玢弊衣糲食不交權倖帑庾咸實郡邑以寧若夫君子無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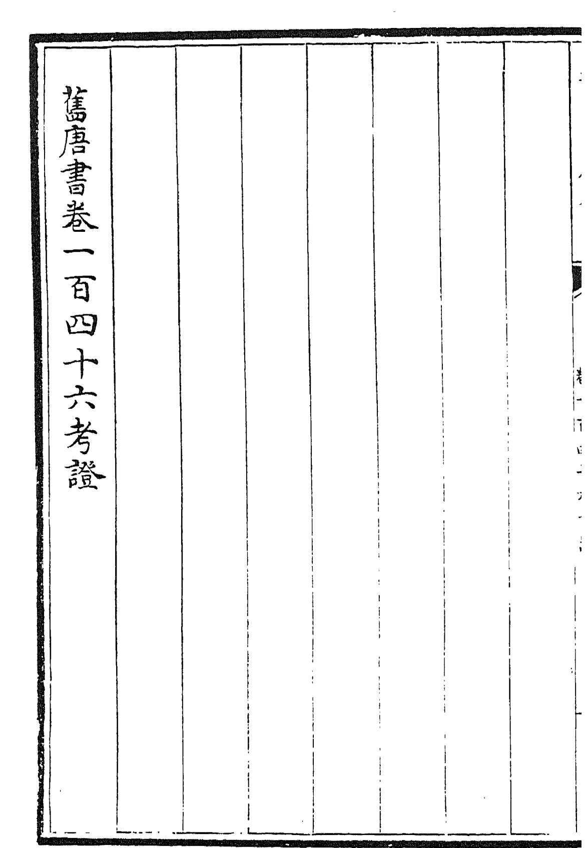
備於人捨短從長彰善癉惡則裴玢之善抑之更揚杜兼之惡欲葢而彰耳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杜亞傳竇覦甚畏之○臣酉按新書貞元中罷歸宰相竇參憚其夙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竇參憚亞夙望故復出之東都若竇覦則代參為節度者何所畏耶新書當得其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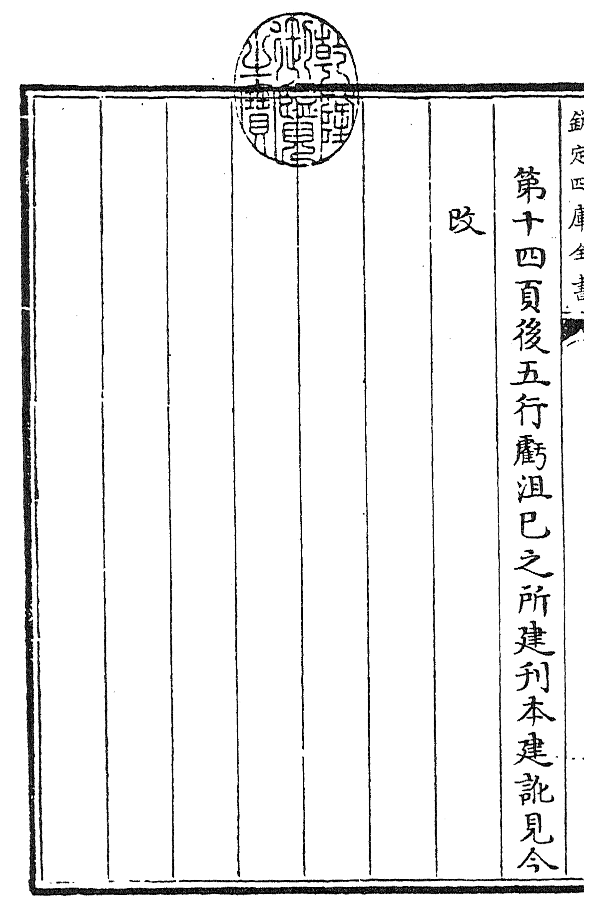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謹案卷一百四十五第八頁前一行其情狀豈可料耶刋本耶訛即今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加淮西十一州節度刋本脱西字據上文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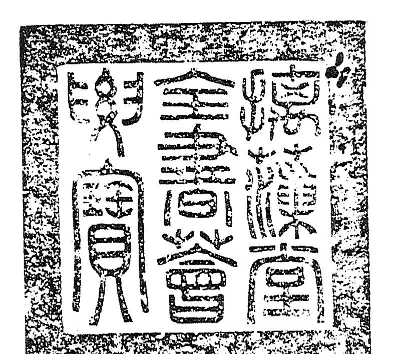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頁後七行直抵縣瓠刋本瓠訛匏據新書吳元濟傳改

卷一百四十六第二頁後二行以太原草車胡騎雄雜案雄雜二字疑有訛脱



第十四頁後五行虧沮巳之所建刋本建訛見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九十七

杜黄裳 高郢子定

杜佑子式方 從郁 式方子悰 從郁子牧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進士第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黄裳主

留務于朔方邠將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乃為偽詔書欲誅大將温儒雅等黄裳立辨其偽以告懷光懷光流汗伏罪諸將有難制者黄裳矯子儀命盡出之數月而亂不作後入為臺省官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貞元末為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黄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何遽開口議禁中事耶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尋拜平章

事邠州節度使韓全義曾居討伐之任無功黃裳奏罷之劉闢作亂議者以劒南險固不宜生事唯黃裳堅請討除憲宗從之又奏請不以中官為監軍秖委高崇文為使黃裳自經營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無不懸合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奮命當以劉澭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既平闢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此卿之功也後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奏曰德宗自艱難之後事多姑息貞元中每帥守物故必先

命中使偵伺其軍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以求見用帝必隨其稱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憲宗然其言繇是用兵誅蜀夏之後不容藩臣蹇傲尅復兩河威令復振葢黃裳啓其衷也黃裳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檢身律物寡廉潔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二年正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八月封邠國公

三年九月卒於河中年七十一贈司徒謚曰宣黄裳性雅澹寛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始為卿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為執誼所稱及執誼譴逐黄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葬事及是被疾醫人㑌進其藥疾甚而不怒然為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時論惜之黄裳殁後賄賂事發八年四月御史臺奏前永樂令吳憑為僧鑒虚受託與故司空杜黄裳於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四萬五千貫並付黄裳男載按問

引伏勅曰吳憑曽佐使府忝履官途自宜畏法惜身豈得為人通貨事闗非道理合懲懲宜配流昭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茲貨財不能拒絶已令按問悉合徵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弘寛大之典其所取錢物並宜矜免杜載等並釋放載為太子僕長慶中遷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載弟勝登進士第大中朝位給事中勝子廷堅亦進士擢第
髙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蓨人九歳通春秋能屬文天寶

末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爲好畤尉抵賊禁將加極刑昂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之乃俱釋後舉進士擢第應制舉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郭子儀節制朔方辟爲掌書記子儀嘗怒從事張曇奏殺之昂極言爭救忤子儀旨奏貶猗氏丞李懷光節制邠寧奏爲從事累轉副元帥判官檢校禮部郎中懷光背叛將歸河中昂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

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集郢與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璀候郢郢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况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絶于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璀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

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涙下懷光慙沮而止德宗還京命諫議大夫孔巢父中人啖守盈赴河中宣慰懷光授以太保而懷光怒激其親兵詬詈殺守盈及巢父巢父之被刃也委於地卽就而撫之及懷光被誅馬燧辟卽為掌書記未幾徵拜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書舍人凡九歲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肄其業卽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絶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

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拜太常卿貞元十九年冬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轉刑部尚書為韋執誼等所憚尋罷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書事明年出鎮華州元和元年冬復拜太常卿尋除御史大夫數月轉兵部尚書逾月再表乞骸不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翾飛日入皆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憙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

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過常期詎為貪冒其有當
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身舉臣郢不才久辱
高位無任由衷瀝懇之至乃授尚書右僕射致仕六年
七月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性恭慎廉潔
罕與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
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時人重其慎密與鄭珣瑜並命拜相未幾德宗昇遐時
同在相位杜佑以宿舊居上而韋執誼由朋黨專柄順

宗風恙方甚樞機不宣而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戶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是時政事王叔文謀議王伾通導李忠言宣下韋執誼奉行珣瑜自受命憂形顏色至是以勢不可奪因稱疾不起郢則因循竟無所發以至於罷物論定此為優劣焉子定嗣定幼聰警絶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仕至京兆衆軍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

稱之尤精王氏易嘗為易圖合入出以畫八卦上圓下
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
易外傳二十二卷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荊益二州都督府
長史南陽郡公祖愨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望歷
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贈右僕射佑以䕃入仕補
濟南郡參軍剡縣丞時潤州刺史韋元甫嘗受恩於希
望佑謁見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視事

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佑口對響應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為司法叅軍元甫為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為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入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方軍興餽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盧杞所惡出為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

佑不行俄換饒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時德宗在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脫舊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貞元三年徵為尚書左丞又出為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為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

佑乃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
固境不敢進及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
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
間依阿無制判官南宫僔李亞鄭元均爭權頗紊軍政
德宗知之並竄於嶺外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
章事充太清宫使德宗崩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
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館大學士
時王叔文為副使佑雖總統而權歸叔文叔文敗又奏

李巽為副使頗有所立順宗崩佑復攝冢宰尋讓金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議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時河西党項潛導吐蕃入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疏論之曰臣伏見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迹而公卿廷議以為誠當謹兵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冠暴此

葢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也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而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於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静白徒競起海内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户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先迷而後復葢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于海在南與北

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爲珍匪求遐方之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匡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于閩越賈捐之願棄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震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爲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爲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遂發兵爲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啜兵强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

將郝靈佺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為功代莫與二坐望榮寵宋璟為相慮武臣邀功為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由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聞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冦邊有為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

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絶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君人覆育羣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慙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為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閲芻蕘上陳有瀆旒扆伏深惶悚上深嘉納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日一

入中書平章政事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與公卿讌集其間廣陳妓樂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之與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不獲已許之詔曰宣力濟時為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已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沖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既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宗名尚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禄大夫守司徒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上柱國岐
國公食邑三千戶杜佑巖廊上才邦國茂器藴經通之
識履温厚之姿寛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强
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為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由是
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
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
在廷華髪承弁兹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
承丕業思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伸引翼之儀

遼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呈瑄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狥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祿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伯千其年十一月薨壽七十八廢朝三日册贈太傅謚曰安簡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職

雖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已任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曰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

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遊藝才不逮人徒懷自强頗玩墳籍雖履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爲億度每念懵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衆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旣庸淺寧詳損益

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蕩滅不盡縱有繁雜且用準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爲來今龜鏡布在方冊亦粗研尋自頃纘脩年踰三紀識寡思拙心昧辭蕪圖籍實多事目非少將事功畢罔愧乖疎固不足發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九門計貳伯卷不敢不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塵瀆聖聰兢惶無措優詔嘉之命藏書府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爲士君子所稱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

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辯而伏其博設有疑悞亦能質正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在淮南時妻梁氏亡後昇嬖妾李氏為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三子師損嗣位終司農少卿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府叅軍轉常州晉陵尉浙西觀察使王緯辟為從事入為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主簿明練鍾律有所考定深為髙郢所賞時父作鎮揚州家財鉅萬甲第在安仁里

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為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與
時賢遊從樂而有節既而佑入中書出為昭應令丁父
憂服闋遷司農少卿賜金紫加正議大夫太僕卿時少
子悰選尚公主式方以右戚移病不視事久之文宗即
位轉兼御史中丞充桂管觀察都防禦使長慶二年三
月卒於位贈禮部尚書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
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
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

之子惲憓悰恂惲嗣富平尉憓興平尉悰以廕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名見于麟德殿尋尚岐陽公主加銀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岐陽憲宗長女郭妃之所生自頃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于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時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内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臣於卿士家選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中選擇皆辭疾不應唯悰願焉累遷

至司農卿太和六年轉京兆尹七年檢校刑部尚書出為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丁内艱八年起復授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就加兵部尚書開成初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屬岐陽公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珏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杜悰未謝拘此服紀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詔曰制服輕重必由典禮如聞往者駙馬為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

非故實違經之制今乃閒知宜令行杖周永為通制三年改戸部尚書兼判戸部度支事會昌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左僕射大中初出鎮西川降先没吐蕃維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于石紐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繼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間設計得之遂據其城因號曰無

憂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鎮西川維州吐蕃首領悉怛謀以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俄復入相加司空繼加司徒歷鎮重藩至是加太傅邠國公悰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從郁以蔭貞元末再遷太子司議郎元和初轉左補闕諫官崔羣韋貫之獨孤郁等以從郁宰相子不合為諫官乃降授左拾遺羣等復執曰拾遺之與補闕雖資品有

殊皆名諫列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為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顗俱登進士第顗後病目而卒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為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為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顗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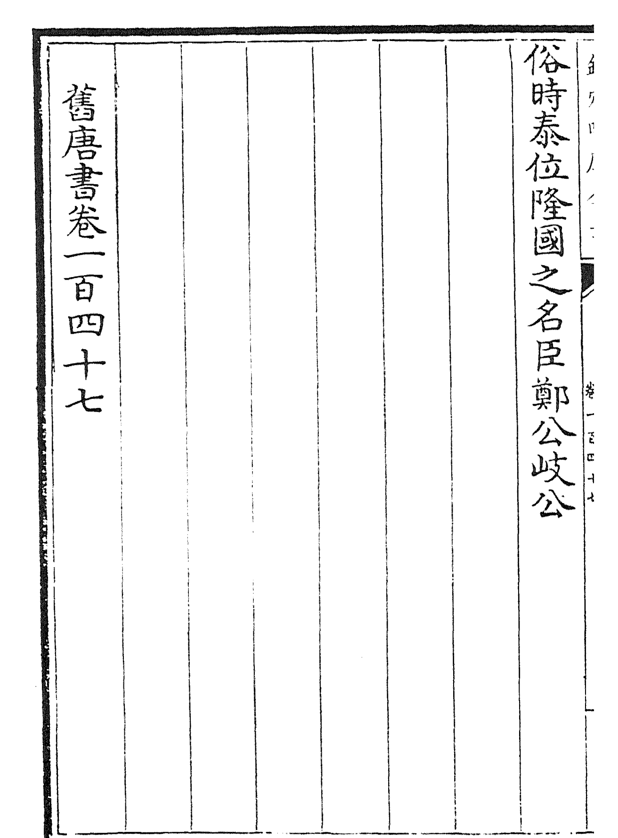
並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遷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為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為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牧從凡悰隆盛于時牧居下位心嘗不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

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子德祥官至丞郎

史臣曰黃裳以道致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賊闢之兇舉無遺筭葬執誼之柩豈曰不仁郢天縱之性總丱之年代父命於臨刑孝也懷光之亂王

人被傷撫巢父於賊庭義也抑浮濫之流考藝文之士盡搜幽滯大變時風正也保止足之名辭榮辱之路高避世利遐躅昔賢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備矣此二子者皆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博古該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及其賓寮案法嬖妾受封事重因循難乎語於正矣牧之文章倧之長厚能否既異才位不倫命矣夫

贊曰貞公壯節臨難奮發言行無玷斯爲明哲戡亂阜



俗時泰位隆國之名臣鄭公岐公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九十八

裴垍 李吉甫 李藩 權德輿子璩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孫垍弱冠舉進士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秩滿藩府交辟皆不就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

史尚書禮部考功二員外郎時吏部侍郎鄭珣瑜請洎考詞判洎守正不受請託考覈皆務才實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詔將下之夕感出涕謂洎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今則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為我言之洎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内選用略盡當時翕然

稱吉甫有得人之稱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為貴倖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然憲宗知垍好直信任彌厚其年秋李吉甫出鎮淮南遂以垍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垍奏集賢御書院請準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

士自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為校理其餘名目一切勒停史館請登朝官入館者並為修撰非登朝官並為直史館仍永為常式皆從之元和五年中風病憲宗甚嗟惜中使旁午致問至於藥膳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為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明年改太子賓客卒廢朝賻禮有加贈太子少傅初垍在翰林承旨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關垍垍小心敬慎甚稱中旨及作相之後懇請旌别淑慝杜絶蹊徑齊整法度考

課吏理皆蒙垂意聽納吐突承璀自春宮侍憲宗恩顧莫二承璀承間欲有所關說憲宗憚垍誡勿復言在禁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憲宗令追與冗官垍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授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請以李鄘代之王士眞死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請代父為帥憲宗意速於太平且頻盪寇孽謂其地可取吐突

承璀恃恩謀撓垍權遂伺君意請自征討盧從史陰苞逆節内與承宗相結約而外請興師以圖厚利垍皆陳其不可且言武俊有大功於朝前授李師道而後奪承宗是賞罰不一無以沮勸天下逗留半歲憲宗不決承璀之策竟行及師臨賊境從史果携貳承璀數督戰從史益驕倨反覆官軍病之時王師久暴露無功上意亦怠後從史遣其衙門將王翊元入奏垍延與語微動其心且喻以為臣之節翊元因吐誠言從史惡稔可圖之

狀洎遣再往比復還遂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洎因從容啓言從史暴戾有無君之心今聞其視承璀如嬰孩往來神策壁壘間益自恃不嚴是天亡之時也若不因其機而致之後雖興師未可以歲月破也憲宗初愕然熟思其計方許之洎因請密其謀憲宗曰此唯李絳梁守謙知之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後承璀竟擒從史平上黨其年秋班師洎以承璀首唱用兵今還無功陛下縱念舊勞不能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

罷承璀兵柄先是天下百姓輸賦於府州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而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垍為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垍雖年少驟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雖大寮前輩其造請

不敢干以私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
舉職洎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
闕及參謝之際洎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
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
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洎在翰林舉李絳
崔羣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
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跡其餘量材
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謂洎作相才

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寖理而再周遘疾以至休謝公論惜之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栖筠代宗朝為御史大夫名重於時國史有傳吉甫少好學能屬文年二十七為太常博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遷屯田員外郎博士如故改駕部員外宰臣李泌竇參推重其才接遇頗厚及陸贄為相出為明州員外長史久之遇赦起為忠州刺史時贄已謫在忠州議者為吉

甫必逞憾於贄重搆其罪及吉甫到部與贄甚歡未嘗以宿嫌介意六年不徙官以疾罷免尋授柳州刺史遷饒州先是州城以頻喪四牧廢而不居物怪變異郡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鑰剪荆榛而居之後人乃安憲宗嗣位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既至闕下旋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賜紫憲宗初即位中書小吏滑渙與知樞密中使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去之劉闢反帝命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

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由是甚見親信二年春杜黃裳出鎮擢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官留滞江淮十五餘年備詳閭里疾苦及是為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敘進羣材甚有美稱三年秋裴均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敎指冀以摇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

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奬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吕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竇羣亦與羊吕善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狀吉甫以裴垍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垍代已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上御通化門樓餞之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又於高郵縣築堤為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惠五年冬裴垍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及再入相請減省職員并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中外官俸料時以為當京城諸僧有以莊磑免税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寛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

乃止又請歸普潤軍於涇原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奏永昌公主准禮令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章二公主咸於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錢數萬及永昌之制上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況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衷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臣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為光武原陵明帝顯節

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王即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起祠堂臣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守奉翌日上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事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覽卿所陳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十戶百姓當揀官戶委之吉甫拜賀上曰卿此豈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多耶卿但勤匡正

無謂朕不能行也七年七月上御延英顧謂吉甫曰朕近日畋遊悉廢唯喜讀書昨於代宗實錄中見其時綱紀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鑒誡向後見卿先人事迹深可嘉歎吉甫降階跪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盡心盡節迫於流運不待聖時臣之血誠常所追恨陛下耽悅文史聽覽日新見臣先父忠於前朝著在實錄今日特賜褒揚先父雖在九泉如覩白日因俯伏流涕上慰諭之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修

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求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可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之於長

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闕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為迴紇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迴紇入寇且當漸絶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虞因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經略故城置宥

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居其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遙隸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詔曰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已來因循遂廢由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略軍置宥州仍為上州於郭下置延恩縣為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淮西

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請襲父位吉甫以為淮西
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
為守禦宜因時而取之頗叶上旨始為經度淮西之謀
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
臨弔常贈之外內出絹五百匹以恤其家再贈司空吉
甫初為相頗洽時情及淮南再徵中外延望風采秉政
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之時負公望者慮為吉
甫所忌多避畏憲宗潛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

與絳不協而絳性剛訐於上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愼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公論以此重之有司謚曰敬憲及會議度支郎中張仲方駮之以為太優憲宗怒貶仲方賜吉甫謚曰忠懿吉甫嘗討論易象異義附於一行集注之下及綴録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為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

為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為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代子德修德裕

李藩字叔翰趙郡人曾祖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薦為天官侍郎不詣昭德謝恩時昭德怒奏黜為壁州刺史祖畬開元時為考功郎中事母孝謹母卒不勝喪死至遠畬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承為湖南觀察使亦有名藩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弔者有

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以故人子署為從事洛中盜發有誣牙將令狐運者亞信之搒掠竟罪藩知其寃爭之不從遂辭出後獲眞盜宋瞿曇藩益知名張建封在徐州辟為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杜兼為濠州刺史帶使職建封病革兼疾驅到府陰有冀望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曰僕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也宜

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錯愕不虞遂徑歸建封死兼悔
所志不就怨藩甚既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
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
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報之事信有之否藩曰信
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
某與兼信為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
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
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乃釋然除秘書郎王紹持權邀

藩一相見即用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為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慕藩名強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為訛語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遷主客員外郎尋換右司時順宗册廣陵王淳為皇太子兵部尚書王紳請改名紹時議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宫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屬而改之諂也如紳輩豈為以禮事上耶藩謂人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

可復正無足怪也及太子即位憲宗是也宰相改郡縣名以避上名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為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議者嘉之藩尋改吏部員外郎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為吏所蔽濫用官闕黜為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黄敕後批之吏曰宜别連白紙藩曰别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垍言於帝以為有宰相器屬鄭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性忠蓋事無

不言上重之以為無隱四年冬顧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人君竭民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伏願以知之為非

艱保之為急務宮室輿馬衣服器玩必務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説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似有踰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帝又問曰禳災祈福之説其事信否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為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為神道助順繫於所行己既全德無愧屋漏故荅子路

云立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若苟為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德唯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

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誡書傳所紀伏望
陛下每以漢文孔子之意為凖則百福具臻帝深嘉之
時河東節度使王鍔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
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
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
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
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李吉甫自揚州再
入相數日罷藩為詹事後數月上思藩召對復有所論

列元和六年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戸部尚書藩為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皐字士繇後秦尚書翼之後少以進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皐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皐獻戎俘自京師廻過福昌福

昌尉仲謩皐從父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謩謩至皐示已喑𧶽謩而瞑謩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皐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皐母初不知聞皐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皐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高適表皐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刼士大夫以自從皐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玄宗在

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會丁母喪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絶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溝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皐白其事皐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勑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溝遽拜謝之浙西節度使顔眞卿表皐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豈受此之名耶李季卿為江淮黜陟使奏皐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

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臯之德而友善之大歷三年卒于家年四十六元和中謚曰貞孝初臯卒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前贈秘書監至是因子德輿為相立家廟至元和十二年復贈太子太保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韓洄黜陟河南辟為從事試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初復為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

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為太常博士轉左補闕八年關東大水上疏請降詔恤隱遂命奚陟等四人使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九年自司農少卿除戸部侍郎仍判度支德輿上疏曰臣伏以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況經費之司安危所繫延齡頃自權判逮今間歲不稱之聲日甚於初羣情衆口諠於朝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略舉所聞多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為剩利以為己功又重

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伏以疆埸之事所虞非細誠聖慕前定終事切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醜正有黨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徵其本末為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倘延齡受任已來精心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有區分邊軍儲蓄實猶可支身自歛怨為國惜費自宜

更示優奬以洗羣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
謬罔上實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
採羣議正拜已來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
師士庶之衆愚智之多合而為黨共有讐嫉陛下亦宜
稍迴聖鑑俯察羣心況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當聖明
不諱之代若猶愛身隱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罪敢瀝
肝血伏待刑書十年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
部員外郎司勲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

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夕補自御札始德輿知制
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貢
舉獨德輿直禁垣數旬始歸甞上疏請除兩省官德宗
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
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貞元十七年
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
至今號為得人轉戸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
坐郎吏誤用官闕改太子賓客復為兵部侍郎遷太常

卿五年冬宰相裴垍寢疾德輿拜禮部尚書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河中節度王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勲大厯已来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運糧使董溪于皐謨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

用兵時領糧料供軍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贓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𢎞寛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疎略但詔令已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喻伏自陛下臨御已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即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辯上煩聖聰伏以陛下聖德聖

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鞫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於延英奏對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盛明感涕自賀况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惟恕臣迂踈察臣丹懇及李吉甫自淮南詔徵未一年上又繼用李絳時上求理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言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

不能為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尋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後拜太常卿改刑部尚書先是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格勑孟容等尋改他官乂獨成三十卷表獻之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為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復以檢校吏部尚書出鎮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年六十贈左僕射謚曰文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藴

藉風流為時稱嚮於述作特感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
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殁以銘紀為
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為宗匠馬尤嗜讀書無寸景暫倦
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代子璩中書舍人
史臣曰裴垍精鑒默識舉賢任能啟沃帝心弼諧王道
如崔羣裴度韋貫之輩咸登將相皆垍之薦達立言立
事知無不為吉甫該洽典經詳練故實仗裴垍之抽擢
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垍之能別髦彦垍知吉甫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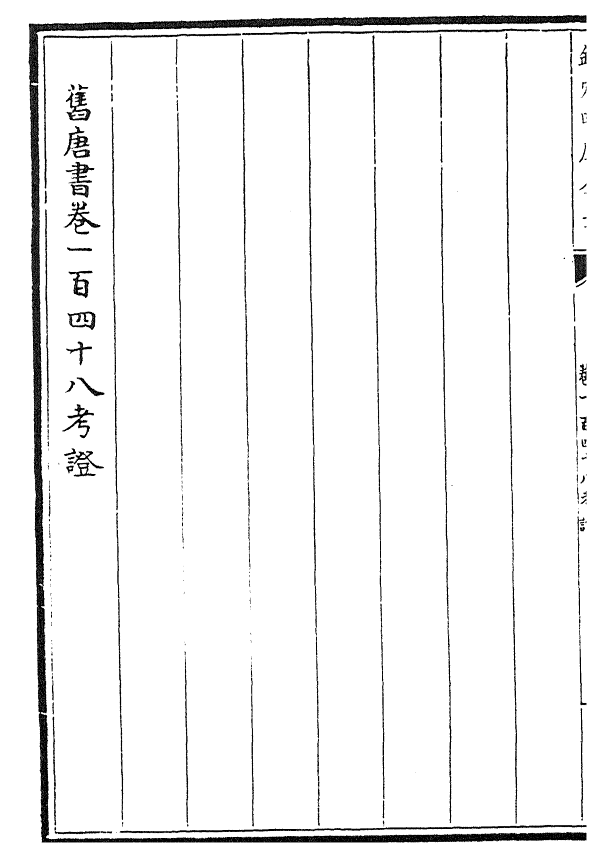
任賢良相須而成不忌不克叔翰修身慎行力學承家
批制勑有夕郎之風塗御書見宰執之器而乃輕財散
施天爵是期偉哉自待之意也德輿孝悌力學髫齓有
聞疏延齡恣行巧佞論皐謨不書明刑三十年羽儀朝
行實皐之餘慶所鍾此四子者所謂經緯之臣又何慚
於王佐矣

贊曰二李秉鈞信為名臣甫柔而黨藩俊而純裴公鑒
裁朝無屈人權之藻思文質彬彬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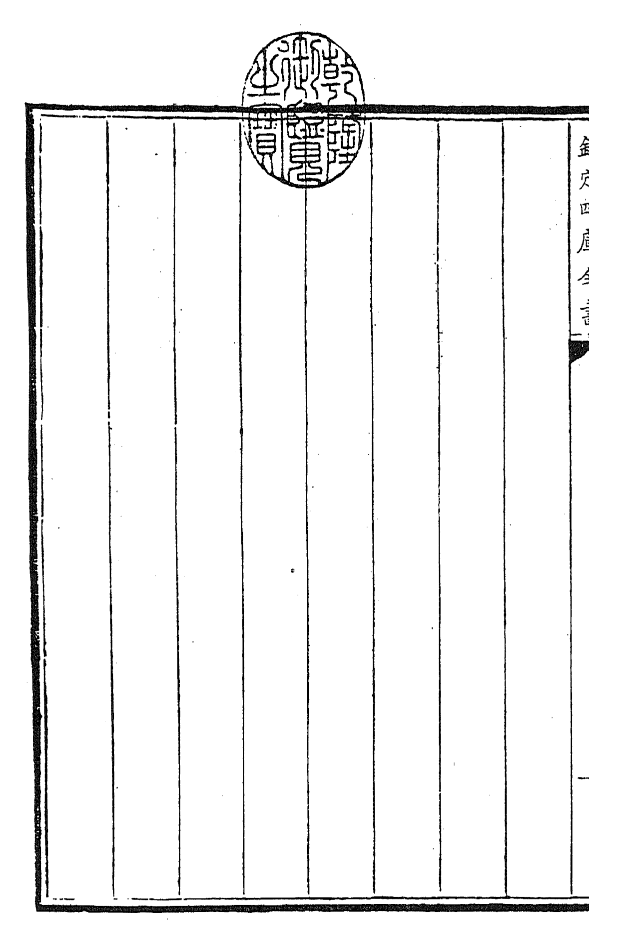
李吉甫傳裴垍為僕射判度支○臣酉按垍賢者何至交結權倖以求宰相且垍未為僕射判度支也當從新書作裴均為合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謹案卷一百四十七第五頁後八行趙憙之正身匪懈刊本憙訛喜據後漢書改

卷一百四十八第三頁前四行憲宗令追與冗刊本冗訛慢據新書裴垍傳改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舉人臣吉士瑞